

# 曾国藩家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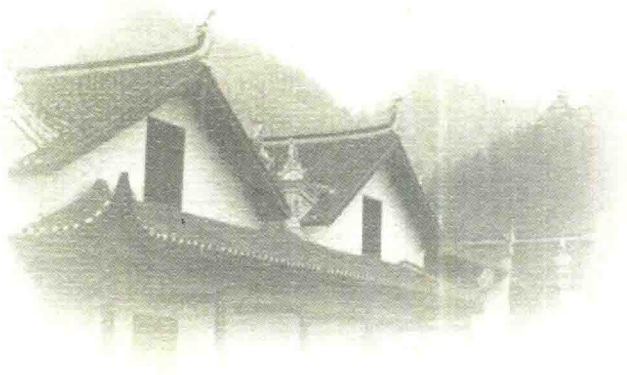
(七)

ZENG GUO FAN JIA SHU

精品珍藏

李汉秋 主编

卫身莫大于谋食。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。士劳心以求食者也。故或食禄于朝，教授于乡，或为传食之客，或为人幕之宾，皆须计其所业，足以待食而无愧。科名者，食禄之阶也，亦须计吾所业，将来不至尸位素餐，而后得科名而无愧。食之得不得，穷通由天作主，予夺由人作主，业之精不精，则由我作主。然吾未见业果精，而终不得食者也。农果力耕，虽有饥馑必有丰年；商果积货……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# 曾国藩家书

李汉秋 主编

(七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## 致沅弟季弟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接初十日信，知多军米足敷五十天，子药足支四个月，极慰极慰。我军若坚持一月不动不变，不特城贼可破，即援贼，人多粮少，诸王不相下，必有自相仇杀之日。昨接恭亲王咨抄粘各国回文，洋商断不接济安庆城贼，稳守稳围，似有把握。顷接厚庵信，意欲攻城数昼夜，余意以为可不必也。周万晔昨夜一禀，余批抄阅。江西二无信，郑奠候即撤办。前夏少岩一信，极赞郑贤。此问日好。

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一日

## 致澄弟

澄侯四弟左右：

十三日刘德四、王厚一来，接弟信并纪泽儿信，具悉家中五宅平安。弟以捐事赴娄底一带，尚未集事否？

此间军事，四眼狗纠同五伪王救援安庆，其打先锋者十二已至集贤关。九弟屡信皆言坚守后濠，可保无虞。但能坚持十日半月之久，城中粮米必难再支，可期克复矣。徽州六属俱平安，欠饷多者凯七个月，少者左、朱、唐、沅、鲍四五六个月不等，幸军心尚未涣散。江西省城戒严，附近二三十里处处皆贼。余派鲍军往救，十一二应可到省。湖北之南岸已无一贼，北岸德安、随州等处有金、刘与成大吉三军，必可日有起色。余癖疾未痊，日来天气亢燥，甚以为苦。幸公事勉强能了，近日无积搁之弊。总督关防、盐政印信于初四日到营，余即于初六日开用。

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？菜蔬茂盛否？诸子侄无傲气否？傲为凶德，惰为衰气，二者皆败家之道。戒惰莫如早起，戒傲莫如多

走路、少坐轿，望弟时时留心儆戒。如闻我有傲惰之处，亦写信来规劝，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四日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东征局解来银二万八千两，兹派水营拨解一万至弟处查收。闻委员云，尚有米数千石即日可解，但不知风如此次之顺否耳。

郑奠非我之兄弟子侄，非我之至亲密友，有何不便直呈之有？澄弟因马丙昭而咎我，弟因郑奠而疑我庇护，殊可不必。

援贼昨日动静如何？顺问近好。

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五日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二接二十一已刻书，知二十日贼已分路猛扑，长把火蛋究竟能丢若干远？可从内濠丢入外濠之中否？左军若拔，则凯章后路易断，徽州恐不能守，且景镇一带为贼所有，则江西北路糜烂，不如调鲍军或希帅援皖，其势较易。鲍来不过八月十六七可到，希来亦二十内外可到。其中秋以前，必须弟稳守之。中秋以后，若无援兵到，则惟兄是责耳。舫仙应去助守否？顺问近好。

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二已刻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兹命盛四解方金至弟处，系江西指明专解弟者，查收。军器以群子为最利而不甚能及远，若打外濠之外，恐落者多而中者少；如打内濠之外、外濠之内，则颗颗可中。弟试择内濠之最可靠者留出一段，将外濠放松，俾贼得入内[外]濠之内，然后以群子打之，或更得力。是否可行，余遥揣未必有当，弟参酌可也。

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郭弁到，接喜信，知本日卯刻克复安庆。是时恰值日月合璧、五星联珠。钦天监于五月具奏，以为非常祥瑞。今皖城按时应验，国家中兴，庶有冀乎！大界之事，王二王三之话均算得矣。余于初二三日坐长龙赴安庆。惟此间银不满六千金，欲凑万金犒赏将士，弟处可设法办得四千金否？如送礼者向东家回一个红呢寿幛，不知有否？若无之，六千亦可遮脸否？产难之后，如庆再生，赴汤饼会者虽云至乐，不能不念吃亏之人也。顺贺大喜。

季弟大喜。

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灯下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接十五、十七二信，知有获港坏船之脸，又有泥汊破垒之捷。

船不善避洄溜，往往失事。要之，舵工生也。泥汊既得，是一大喜事。舫仙等遽行进兵，吾犹以无米为虑。李少山在汤家沟，此间送信去，日内风逆，恐不能速到。前报解七万之外，又有毛中丞报解一万，湖北报解二万，均因风大不能速到，忧灼之至。余今日登城周视，并至宝塔尖，弟所布置守事均妥。

孙澍人病请回籍，今日起程。陈心泉今日接印。季弟今日甚好，但求明日不发耳。淮扬水师上游无来者，亦以风逆之故。极盛之时，每虞蹉跌，弟当格外小心。顺问近好。

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八日申正

### 致季弟

季弟左右：

昨夜得手信，具悉。家信已于今日寄去矣。徽州有初八日获胜之信，又已解银万七千两、米八百餘石入城，当可坚守。惟浙江失守，败兵尽在徽、祁经过，亦可虑也。复问近好。

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夜

#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李世忠穷困如此，既呼吁于弟处，当有以应之。三千石米，五千斤火药，余即日设法分两次解弟处，由弟转交李世忠手。

此辈暴戾险诈，最难驯驭。投诚六年，官至一品，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。吾辈待之之法，有应宽者二，有应严者二。应宽者：一则银钱慷慨大方，绝不计较，当充裕时，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，当穷窘时，则解囊分润，自甘困苦；一则不与争功，遇有胜仗，以全功归之，遇有保案，以优奖笼之。应严者：一则礼文疏淡，往还宜

稀，书牍宜简，话不可多，情不可密；一则剖明是非，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，而适在吾辈辖境，及来诉告者，必当剖决曲直，毫不假借，请其严加惩治。应宽者，利也，名也；应严者，礼也，义也。四者兼全，而手下又有强兵，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。

水师独攻金柱关，恐难得手，不如不泄此机，待陆兵渡江，再行下手为妙。

少荃于三月二十七日谕旨飭署苏抚。广东督办厘金，放晏端书，以其为戊戌同年而派。朝廷之用心，良可感矣。

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

## 致澄弟

澄弟左右：

此间军事，自三月连克州县九城，要隘五处，四月初一日，经凯章军克复旌德县。惟地方太多，防守不易，尚须添募新军。又苦餉项无出，下游民穷异常，谷米艰贵。吾意欲于湖南买谷一二万石来皖，不知衡州一带谷价何如？若价贱，则可于衡郡东征局支银购买，当比长沙更便益也。望弟打听衡、长价值，与南、意诸公一商。

余身体平安，癖疾如故。季弟自克复两县一隘后，亦不似前此之忧郁。温弟谥法，业已行知湘乡县，不知到否？

同治元年四月十四日

## 致沅弟季弟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城贼开仗，究竟软硬何如？比之叶芸来、刘沧林，孰强孰弱？多公全军援秦，弟之军势太孤，务当求所以自立之道。

弟前索洋枪，又托少泉至上海购买。兹令盛四送百杆与弟，内

大者七十九，小者二十一。余不甚喜此物，盖其机最易坏，不过打二三十枪即须修整。弟与各将弁试用一二十次，识破基短处，当以余言为然也。

同治元年五月二十日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专丁来信，正值望信极切之际，得之一慰。弟此次进兵太快，不特余不放心，外间亦人人代为忧虑。余以该逆凶焰犹盛，朱可骤图，百足之虫，虽死不僵。外间则议弟处新营太多，兵不可靠，几于众口一词。

今进兵已近两旬，墙高濠深，应可立定脚跟。万里长濠，大众公守，最易误事。一蚁蛰堤，全河皆决。去岁之守安庆后濠，余至今思之心悸。此次在金陵，不可再守长濠，仍以各守各垒为稳。地方虽宽，分别极冲、次冲究无多处，前围城贼当冲者不过数处，后拒援贼当冲者亦不过数处。于极冲、次冲之地，择人守之，则他处虽有劣营，亦可将就支持。望弟将何营扎极冲，何营扎次冲，开单见告。

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五日

## 致沅弟季弟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专差到，接来信具悉。吴委员解饷七万，前贼已决其径解金陵，该员不来安庆稟见，亦殊可怪。毛、恽以此敦同舟之谊，而该员暗寓离间之意，世情浇薄如此！

六属丁漕，不能不驳。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恩诏豁免安徽失

陷地方今年钱漕。余与希庵会衔出示，定以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前克复者起征，恩诏以后克复者不起征，兹将告示寄阅。和、巢皆在不征之列，碍难违旨开办。无为、怀、庐等属虽办抵征，然当分拨各军。弟军之视鲍、张、朱、唐各军已极优矣，若再处处独优，则人必不服，余亦无词以告马方伯、隋粮台也。

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一日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未接弟信，忧系不释。兄弟相隔太远，不能相顾，虽欲百计救助，而信到金陵，已在贼到十之外，凶锋已过矣。

计此三日内，已发军火一批、饷银二万、护军湘后营挑勇共四百人；发信请厚庵救助，请任星元救助；发札调陈东友、赖荣光二营归弟调遣；今日发炸炮炸弹，派人去放；调石清吉亲带三营前往，扎保江边饷道。此数者，若件件做到，亦自不无小补。特患最危最急在二十五六七等日，而余所发之援兵，均在九月初五日后乃到。乃知军事呼吸之际，父子兄弟不能相顾，全靠一己耳。

今日接奉廷寄，极可钦感，录寄一阅。

同治元年九月初一日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天气大寒，营中将士昼夜辛苦，极可怜念。初三四后，忠、侍两逆别有变相否？以少荃之歼毙听王，左、蒋之急攻汤溪，计忠、侍俱不能不回顾根本，或者再猛扑数日，乃始兴尽而返乎？

毛寄云协解火药至十一万斤之多，可感可敬。其被属员讦告

之案，现飭官、严审办，不知果能不挂吏议否。白齐文一军，日内果已西来否？厚庵部下诸将，与弟久处者不下十余人，弟察看其中可靠者以何人为最。弟营经此番风波，诸将之胆识力量、长短分寸，纤悉毕露，其中可带三四千人独当一面者，更有何人，望详告我。

吾以洋枪比诗赋杂艺，而以劈山抬鸟比经书八股，弟复函深以为然。此处见解相合，亦一大机括也。吾以劈山炮为陆军第一利器，若食群子至五十颗以外，实可无坚不摧。皖局目下加意打造劈山群子，少迟再解万斤至弟处试用。去年吾寄弟信，言劈山炮食满群子之后，须用稻草球子封之，并须用擀杖多杵几下，将草球紧紧贴子，子紧紧贴药，药紧紧贴膛，则群子之所及，又远又宽矣。弟须将各营亲口教之，亲眼验之，乃不失劈山炮之妙用，无谓各营皆已善用劈山，而不加察也。

同治元年十月初八日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弟近日肝王动气，此系忧劳太过之故。饷项本日已解五万，拟再解五万，为度岁之资。合之各卡厘金，必足一月满饷。保举饬知，早经办毕，俟弟营便弁带去。

季棣定以十九日设奠题主，二十日发引登舟。余缄告澄弟，令择二月季或三月为季葬期。盖长江上水，逆风其常，而顺风其变也。

弟肝气王，最易伤人。余兄弟皆禀母体，本难强制，然不可不以静坐制之。至嘱。

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一日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发信后，接弟十六日一信，具悉一切。

十五六日大风，季弟棹舟安泊得所否；余亦深为惦念。有水师哨官来，言初十日沌口遇季舟正走大顺风，十一二三等日天晴多南风，计季棹十五六尚未渡湖也。余今日写信与澄弟，决计葬季于马公塘，不知此信到家时季棹已先到否，澄肯依否。

春霆久无信来，殊为悬系。洋枪等物即日由台起解。余日内眼红微蒙，不敢多治事。顺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

军

事

篇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初八日接弟初三日酉刻一缄，具悉一切。公牍亦阅过。改武一节太近于矫，余日内当代为谢恩摺。末恳切辞谢，求朝廷收回成命而已，至请改武职、请改京卿两者皆不便着笔也。

饷银于前解二万之外，续解三万，本日又解三万。米粮昨解三千石，本日禹志澐等到，又买得四千馀石。它营正在载饥载渴之时，弟处已有苟美苟完之乐。南岸日内无信，仅接刘克庵二十四日禀，徽、休、祁似可幸保，而贼犯江西之志则至今未死也。顾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同治二年四月初八日

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一日接十七日来信，奏摺稿亦甚妥适，字句间有未稳处尚易修改，惟辞抚之疏今日始行拜发，弟目下不必遽发续摺，且待一月后再酌。奏留南坡之疏，余当于二十七日拜发，当会寄云中丞之衙，不会弟衙。

盐务改行票盐，较之今日之逢卡抽厘大致相等，不能骤增百馀万之多。黄、金、万、杜等皆明于小而昧于大，余于大利大害所在均曾悉心考究。如果克复江浦二口、九洲洲，盐务或有起色，比今日所得较多，亦在百万以内。然二浦、九洲洲之能克与否，则不在南叟之精于盐务，而在鲍军之攻剿得手也。故余定计九洲洲、二浦未克之前，余不肯奏改盐章轮船拖带一节，听商人自雇则可，由余奏定则不可也。

惠甫可于月内赴弟处，李子真因离其家蕲水太远，不肯前去。包摺写摺之人均须在此操演一月，至五月杪再去金陵。保摺将以二十七日拜发。

饷项奇绌，不宜作添兵之计。希部饷亦极绌。毛竹丹一信抄阅。李、郭二信抄阅。季弟谢摺今日拜发抄阅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

## 致澄弟

澄弟左右：

初一日发去一缄，报陈氏妾之丧，由意城处转递，想可速到。旋于初三日出殡，暂停庙内。此女性情尚属平和，惟其母贪而且

很。因女病常住此间，若渐染母教太久，亦必变成很性，殆非吾家之福。今女既物故，母之技亦无所施矣。

余身体平安，惟眼蒙日甚。沅弟于二十八日攻克雨花台石垒并南门外各垒，军事甚顺。惟饷项极绌，米粮颇足可支至八月中旬，全仗东征局之功。餘详日记中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同治二年五月初四日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寄一信，言以万金犒赏九洑洲、雨花台之捷。兹专炮船送去。杨、彭二部应分若干，弟部应分若干，听弟斟酌。李质堂尚未赴沪否？应分若干，亦惟弟酌之。外洋枪二百杆，寄与春霆，由弟转交。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同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



957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十六日接十四日温委员带来之信，又送到摺稿一件，十七日接十一日送洋人之信，具悉一切。今日有事甚忙，明日准将摺稿改好写好，交来勇坐温委员轮船，由弟处包封拜发。

弟所需洋物，今日已派戈什哈刘锡昆解双响一百杆、单响九百杆、开花子二百个去矣。鲍不遽进孝陵卫，萧不遽南渡，镇、扬兵不遽咨调，甚好甚好！且待夏暑已退，看各营病者何如再行斟酌。弟要米石，可用公牍来取，每月取一次两次，尽可应付。接行知者留

在此，多住几日即发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同治二年六月十七夜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一日接十七申刻来信，知弟又患伤风数日。目下已全愈否？如此酷暑，余居广厦大屋尚不能支，况弟与将士住营盘乎！实深系念。谢摺已拜发否？云仙处想一月可通信二三次。

六安等处近尚平安。惟马谷山蒙城一军万无救全之理。昆八住此三日，二十一日开行。今日解银三万，先济鲍、萧二军。闻东局续有三万，日内可到，即解弟营。沪上每月酌提四万，万不可减。若如期如数，秋后弟当稍裕也。行知已办毕交来丁带去，附报一二。寄云升广督，次山升湘抚，不知湘藩何人？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同治二年六月初二十三日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五日滕副将等归，接十九日信。二十六日接二十一二日两信并彭、萧银二封，具悉一切。军中多病，忧灼实深，只有斋心默祷，无它法也。

何铨专利多年，众口沸腾，适会乔、郭交替之际，而有堂见张守之案。筠公宽厚，不知肯一施辣手否？

改商栈为官栈，自是目前急务。然楚岸西岸已被川私粤私占尽，上游盐价大减，淮引厘卡太多，成本太轻，不特商运有亏本之

虞，即官运票盐亦必无利可图。若不于江西、湖北力堵邻私，淮盐竟无售处。虽有良法，无如之何。吾之所以迟迟不讲求盐利者以此，昨见南坡与弟信，所虑者亦在此。

信卿事，候下次摺弁进京带去。开花子候派人去放。舫仙另信阅过，姚到省后却未说过潘、唐半个差字。亦犹前此云岩满腹狐疑，疑申夫进谗，十年二月由太湖至宿松吊轩叔丧，向我言之垂泪，而申并未说云半个差字。既有三千借项，不能不撤矣。顾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接六月二十四日来缄，具悉一切。

盐务积弊自须大加整顿，目下既系云仙接手，渠必有一番振作，余已去一信，请其查何铄之弊。又有信与意城，请南坡来署运司。黄、郭、金三人皆甚相得，皆善出主意。待渠有所陈，余再择其尤善者批准行之。欲盐务之兴旺，在争还上游楚西引地之销路，而不在方除下游场栈之积弊，余前已有函言之矣。蔡少彭信阅过。寄云制军到后，粤厘必可略旺。霆营久无饷去，十分愧疚，弟能分润少许，余日内必解还也。顾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同治二年七月初五日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初七日接初四辰刻一信，具悉一切。所需子药，昨日派人解去

药三万、群子三万。大炮只可为守墙濠之用，不可为攻城之用，以费药多而无损于贼也。此间并东征局每月不过得药七八万斤，不能再多。除支应本军九万馀人外，尚须协济彭、唐及滁州、六安等处，不能不力求节省。望弟遍告各营，亮我之难。

云仙以三品顶戴署广东巡抚，申夫擢浙江运司，其两淮运使尚不知简放何人。毛、郭同省，粤厘当有起色。弟所需之炮，亦无不得之理，然水师实可不必另设。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哉？春霆处，今日始解去银二万，其窘迫殆不可问矣！闻渠营距江滨尚十馀里，大股援贼来时，怕断粮道否？须与之预为细审。若粮道不稳，即再退几里亦尚无妨。

乔运司所解缉私经费，余皆已收存。因内银钱所用出之银，私用不过十之二三，公用实占十之七八，故遂收之。此次欲办何铕，当时自以不收为妥。然已收者无可挽回，不得因将惩何铕，而设法将前项璧出也。待新运司到，另立章程。即不再收。弟信言批饬转解别军充饷则可，夹片声明自表其清则不可矣。复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同治二年七月初十日

南云二信寄还。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十七日接十三日信，十九日接十四日信，具悉一切。

南云所扎之石垒，据雪琴言濠极宽深，不知何以贼能越濠而登缺口？只要杏南全愈，萧、陈无恙，南云假归应尚无碍。弟保举贤才一疏何日拜发？金眉生不必遽荐，大拂物议，非渠之利，云仙即日挈之入粤耳。申夫不知何人所密保，云仙与朱石樵则系王少鹤所保。湖南解谷米到此者并无刁难，不知弟有所闻否？上海月协

四万，似属义不容辞。兹将少荃来信与此间十六复信抄寄一览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同治二年七月十九日

计抄王少鹤摺一件、云仙十三日来信一件、少荃与吾往来信各一件、家信二件。

## 致沅弟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五日接二十二日专丁来信，具悉一切。

郭帅与金前司所陈盐务一一阅过。金所虑者，恐难缓第一批之厘。究之盐务变法，无论改何新章，断无不缓厘免厘之理。若概如今日之逢卡抽厘，则不得谓之新章，不得名曰盐法矣。

余所虑者，却不在缓厘，而在终无实效。盖江西自道光年间从无销足额引之事，乱后人口减少，即令全食准引官盐，亦不能销至六万大引之多，况引地被邻私侵占殆尽，焉能一一骤尔夺回？商人凑办三万引之成本四十余万已极不易，二分之利，又不足动其涎羨之心，加以引地毫无把握，销售难期畅旺。时日稍滞，获利愈微，商利既薄，则所谓包缴厘金盈馀者，皆成拖欠展缓之局。余之所虑无实效者，谓此类也。然此时办法，除重税邻私、指岸认运二者，别无下手之处，应即照金君所拟办理。

黄南坡兄七月在湘启行，节前当可到此。余再与之商定一切，乃行具奏。其泰州招商认运，即可一面兴办。南坡来信抄阅。万、杜说帖二件抄阅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

再，弟需用大炮，另以公牍咨复。余新造守营劈山，兹寄出三